

沈氏



SHI JIE WEN XUE
MING ZHU DAO DU

世界文学名著导读

○刘国屏/于心文/主编

下

百 花 洲 文 艺 出 版 社

书 名:世界文学名著导读(下)
作 者:刘国屏 于心文主编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红星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27.5
字 数:65 万
版 次:199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定 价:62.00 元(上、下册)

ISBN7—80579—693—9/I·570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拉季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

段 炼

18世纪后期,革命风潮激荡世界。1774—1775年的北美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旗帜、自由平等的精神在全球高扬,生产力飞跃发展。而在同时期的俄罗斯,则是布加乔夫起义被镇压,奴役与腐败相伴加剧,社会压抑而窒闷。此时有人打破沉寂,爆出了同情千百万农民的呼声,发出了废除农奴制、反抗专制统治的号召。这个十分特别、“例外”的人物,便是被称为俄国解放运动第一位革命家的拉季舍夫(1749—1802)。他也是一位思想家,他的先进思想、激烈革命情绪集中体现在其重要创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中。

拉季舍夫在国外活动时,接触了西欧许多观念,回到俄国后,一派僵滞、腐败的情景,使他惊诧而揪心。他以“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气概,广泛深入地观察了解城乡生活的种种弊端,思考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探索俄罗斯解放运动的必由之路,得出了关键是消除农奴制的结论。循此思路,他整理了以前在观察社会过程中断断续续写出的旅行记章节,又撰写了一些有新的重要感受的章节,按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路线予以编排,建构成有中心主旨的著作。旅行记是当时欧洲流行的一种介绍旅途风情以娱乐读者的文体。拉季舍夫这书则以忧民忧国的深广内涵出类拔萃。

《旅行记》以漫谈形式记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虽有某些梦幻场景,寄寓个人的理想和追求,但基本格局是一部具有批判

意识的现实主义著作。它描写从彼得堡到莫斯科一路上的惨淡现实：“虎狼盘踞”的城镇，民生凋蔽的乡村，阻塞不畅的道路，近于瘫痪的各种机构……虽是写生式的勾勒，但不乏鞭辟入里之力，既做到真实可信（有些场景、人物行动、对话，记述得细致、逼真），让画面本身说明问题，又能集中概括，由表及里，抓取有代表性的现象反映事物的本质。全书所揭示的社会弊端可说是包罗万象，如抨击门第和世袭制度、脱离实际的经院式空谈、用高雅的拉丁语讲授陈腐不堪的知识；强制兵役与军队的腐败；强迫的、或年龄不相称的婚配；淫风与性病；慈善性施舍与社会不安全；有见识的人才不见容于庸鄙官僚，等等，都触及到了。而其核心则是通过记述农民的悲惨境遇，揭示社会的不公和由此形成的腐败和僵滞。揭示的层次非常清楚。

作者在第一节里写道：“我举目四顾，人们的苦难刺痛了我的心。”社会苦难中最普遍存在最易入目的便是广大农民的赤贫化。在《彼什基》里，对农民的衣、食、住、行的恶劣条件进行了极真实生动的描绘，让人感到所谓“人”其实连猪狗也不如。在《柳班》里，作者看见农民在赤日炎炎的中午耕地，农民倾诉说：“老爷，一个星期只有6天哪，可是我们一星期得有6天去（为地主）服劳役；要是天气好，傍晚还得把树林里的干草搬运到老爷的场院去。”这样，农民为自己种粮食的时间只剩下星期天和夜晚。他们耕地时两匹马交替使用，马歇而人不歇。地主肆无忌惮地榨取劳力、兼并土地，强占其他生产资料。“在我们的大帝国里，这种事俯拾皆是。”《上沃洛乔克》和《扎伊佐沃》两节所写的地主，情况非常相似。他们买下很多农奴，剥夺农民的份地和草场，强占了农民的全部耕畜，强迫农民及其妻儿一年到头为自己干活。为了农民不致饿死，或拨给很少的“月粮”，或让农民“在老爷院子里吃大锅饭，而且一天只给一顿”，发现某人偷懒则“用树条、鞭子抽打”。他们“就这样年复一年地扩大自己的财产，使在其土地上痛苦呻吟的人数不断增加”。更有甚

者，地主还“把自己的农民租出去给别人干活”，有的任意蹂躏农民的妻女，《叶德罗沃》写到一个“老爷”，“每天夜间，他的鹰犬把他当天指定的女人弄去，供他奸淫”。买卖农奴也是常事，《铜村》记了一个全家老小被拍卖的悲惨场面。

农民毫无人身保障，在逼得无路可走的情况下铤而走险，自发地进行反抗，报仇雪恨。《扎伊佐沃》具体生动地记叙了农民同仇敌忾，当场打死霸占年轻农民新娘的贵族地主的过程，是全书最为光彩的现实主义篇章之一。作者从这里看到农民的反抗性，增强了对未来斗争胜利的信心。

《旅行记》虽是散记，但很注意创造形象。各节中用速写法勾勒了一些人物：残酷贪婪的地主，懒惰卑污的小吏，受苦挣扎反抗的农民，向往爱情幸福朴实美丽的村姑等。有的形象还具有某些典型性，如《扎伊佐沃》中的法官。但《旅行记》毕竟不是小说，而具有政论和抒情诗性质，所以本书所描绘或烘托出的形象，主要是18世纪腐败衰朽的俄罗斯帝国的形象和旅行者（抒情主人公）的形象。

关于俄罗斯，作者在书中作了暗喻：“这只百首的怪物，/像长蛇一样狠毒，/总是眼泪汪汪，动人爱怜，/但是腔里却满含毒液。/他践踏人间的一切权力，/……到处撒下黑暗和魔影，/他善于欺骗和奉承，/命我们把他盲目相信，/他用黑暗蒙蔽理智，/把致命的毒液到处喷吐……”（《自由颂》）农奴制像毒蛇一样缠住农民，使占总人口2/3的人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是俄罗斯社会最普遍的弊端。地主之所以能残暴地奴役农民，就因为有权政的支持，有法律的保护。作者从更深的层次上揭示出农奴制是靠整个专制制度支撑的。《扎伊佐沃》记叙农民在保护自身最低权利（人身自主）中群情激愤，打死贵族地主之后，法庭不能公正裁判这一事件，只认定农民是杀人犯，而毫不考虑自我防卫的因素，症结在于“承认违背主人意志的人无罪，尤其是承认杀害主人无罪，那么服从就会停止”，“从今以后，贵族还能平安地住在农村吗？”显然，国家法律是保护

地主贵族的，是维护农奴制的铁腕。作者进而分析道：“地主对农民的关系既是立法者，又是法官，又是自己所作的判决的执行人，而且，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还可以做原告，被告对他不敢说半个不字。”一切权柄都被地主垄断，农民便只能做“戴着枷锁的囚徒”。专制制度卫护和巩固农奴制，道理就是这样简单明白。专制制度的权威由官府、法庭、军队等等体现，权力则集中在宫廷。书中不只一次对这些进行揭露以显示专制制度的不合理。《丘多沃》写了一个高枕而卧的城市长官，有一群人海上遇险，向他求援，他无动于衷，见死不救，还振振有辞：“这不是我的职责。”“他们的唯一乐事就是互相撕咬；他们的乐趣就是把弱者折磨至死，向上司谄媚逢迎。”紧接着的“斯巴斯卡亚·波列斯季”一节全面触及了官场、法庭、军队、宫廷的种种弊端，集中揭露了俄罗斯政治的腐败黑暗，直把斗争矛头指向女皇及其专制统治。这一节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揭露蛀虫般的官员滥用职权，胡作非为，挥霍公款，大吃大喝。一位总督爱吃牡蛎，经常派人千里迢迢去采购，一切花费都由国库开支，特使因奔走服务有“功”获得升迁和奖赏，而廉洁奉公者则被调离权势部门。第二部分写一个诚实正直的人，被害得家破人亡。由于舞弊栽污，冤假错案层出不穷，反映了法律的偏私，法庭的黑暗。第三部分把现实折射为一个梦境。旅行者梦见自己变成了沙皇，到处是歌功颂德、阿谀奉承的甜言蜜语，一派升平假象。沙皇受蒙蔽，“对于痛苦的呻吟……充耳不闻”，于是通过一个平日被“用绣衣衫掩盖肮脏灵魂的无耻之徒”阻挡，不准进入宫殿的“云游女”（真理女神）来揭露宫廷内外的腐败污浊。军队里，沙皇“派去征讨的统帅沉溺于骄奢淫逸的生活，军中纪律不明，兵士的待遇不如牲口，他们领不到规定的薪饷……钦定用于民军的官款掌握在寻欢作乐者手里。军人美德的标志不是勇敢，而是低三下四的奴才嘴脸……最大特长是帮助自己的上司满足淫欲……长官却正舒展着四肢，躺在柔软的床上，在那挑逗他的淫欲的娼妓怀抱中，享受着温柔的爱情”。而

在宫廷里，“在城市建筑中”，贪赃枉法风行，“处处都在浪费浸透我臣民血泪的公款”，“国家所余的公款”本想“用来救济穷人……但是，……恩赐大部分都给了富豪、佞臣、背信弃义的小人……以及投我所好、百般逢迎的家伙”。再进而让沙皇反顾自身：“我的手指沾满人的脑浆，我的双脚陷在污泥之中。站在我周围的那些人更卑劣难看。他们的心肝是黑的，燃烧着惨淡的贪婪之火……”作者层层逼进，到达最高潮，借云游女之口警告沙皇：“你胆敢为非作歹……你可能成为社会上的元凶，最大的强盗。”对于沙皇俄国，“真理的声音”是可怕的，任何一点新思想就“足以动摇它的基础”，因此它要扼杀人们的“理性、机智、想象力”，政府实行严厉的书报检查，“禁止出版自由，并不是因为害怕人们亵渎上帝，而是害怕人们反对政府”。《旅行记》中用了两节反映这个问题。《诺夫哥罗德》再进而从客观角度表现专制制度像瘟疫，它传染到哪里，哪里就腐朽、倒退。诺夫哥罗德原是共和国，被沙皇俄罗斯大帝国吞并以后，那里的社会生机被窒息，几百年过去，依然停滞不前。农奴制和专制制度互相依存，织成一张城乡统治之网，生杀予夺任其所好，吃人吮血，随其所欲，结果是全社会的凋敝、僵死。这就是作者所描绘的俄罗斯帝国的形象。奴役必然导致腐败，这乃是作者忧思的核心，也是本书的主题。

当女皇叶卡德琳娜读到《旅行记》时，怒发冲冠，几乎在每一页都写了批语。在《斯巴斯卡亚·波列斯季》上批道：“作者存心恶毒，……乳臭小儿居然教训老娘……第81页全是诅咒、辱骂和恶毒的歪曲，以下各章莫不如此。”女皇另指出：写作《旅行记》“目的是要激怒农民起来反对地主、政府”，作者是“比布加乔夫更坏的暴徒”。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旅行记》有很强的感染力，这感染力一是来自对生活本身的真实描绘，亲切动人。二是作者对生活的评价往往能揭示真相，击中要害。如他写道：“农产品的丰富恰恰证明了当地居民的痛苦命运。”这观点非常新颖，作者另具慧眼，从“农产品丰富”

既可以想见“当地居民”劳动的重荷，创造的艰辛，又可以推知居民生活水平的低下，自产的东西也没有条件消费。再如，“对社会无益的庞大建筑正是他们奴役人民的明证”；“顽固的政权在气息奄奄时还要控制言论，对正在兴起的自由作最后的一击”；“奴役不让人出生，战争则是使人死亡，但奴役的危害更大。一个是偶然的一时的毁灭，另一个是长期的精神的虐杀”。正是这类“真理的声音”使女皇暴跳如雷，立即逮捕了作者，差点处死。三是作者爱憎分明，发自内心。他的抨击，他的呼吁，都反映了人民愿望和时代前进的要求。像“发抖吧，残忍的地主，在你的每一个农民的额头上我都看到对你的判决”这类例子很多，勿需赘举。

如果说“百首怪物”俄罗斯是作者着力刻画的对象，“旅行者”自己则是他无意表现而自然显露的成功形象。旅行者对事物的讥议往往有很强的政治性和哲理性，但读者不会觉得他是政治的传声筒，而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一是作者所记叙的都是从实际经历中来的，亲切平易。《克林》写他碰到一个盲歌者，馈赠卢布不接受，因其脖子畏寒，取下围巾赠他，他围在脖子上直到陪葬入土，读来娓娓动人。二是能袒露内心，表现自己心灵曲折的过程。作者出身贵族而能成为同情农民、主张以起义手段推翻地主贵族统治的革命家，是接受世界新思潮的结果，更是观察俄罗斯丑恶现实，越思考越清醒的结果。他写道：“倒头一睡，万事皆休。一个不幸者被人叫醒，实在是很苦痛的事情。”他正是在清醒后的痛苦中逐步实现世界观转变的。他在柳班听了农民命运全被地主支配、日夜不息地劳作的情况之后，对自己命令车夫连夜赶路产生了愧悔：“我沉浸在这些思绪中，不由地把目光移到了我的仆人身上。他坐在马车上，在我的左右摇摆。突然我感到一阵寒战，传入我周身的血液，驱迫热气上升，使我立即脸红耳赤。我内心万分羞愧，几乎要哭出来。”接着又自省道：“傲慢的地主在自己的土地上折磨农民，而你自己的所作所为不也是如此吗，甚至比那更坏。你那可怜的彼

得鲁什卡究竟犯了什么罪，以致你不许他享受能解除人生苦难的乐事，造化赐予不幸者的最大礼物——睡觉呢？他领工钱，有吃，有穿；我从来不用皮鞭或笞杖打他，那你就以为，一片面包和一块破布就使你有权把一个同你一样的人当作陀螺吗？你还吹嘘，在他转动的时候，你并没有经常去抽打他……”把仆人看成和自己同等的人来反思正是拉季舍夫先进思想产生、发展的基石。勤于思考，善于思考是抒情主人公性格和思想走向成熟的动因。他观察社会伊始，“首先想到的是农民处境的的不平等”。以此为契机，引起他对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思考。

思考之一：农民普遍无权与屈辱是怎样造成的？是农奴制。“农民在法律上不是人”，“直到今天农民在我们中间依然是奴隶”，由此保障地主无限制攫夺的恒久权力。

思考之二：农奴制与专制制度的关系。农奴制是沙皇专制统治的基础，专制制度是农奴制的支柱和后盾。两者的要害都是奴役，维护和强化奴役。

思考之三：奴役的不合理和弊害何在？回答是：“在农奴制死寂的黑影笼罩下，结不出金色的麦粒；在一切使智慧厌恶的地方，做不出伟大的事业。”奴隶劳动和大锅清水汤不可能调动、只会窒息劳动者的积极性，必然造成生产力低下、停滞。这一点作者多次论及；奴役制必然与世袭制结合，“靠祖先功勋过日子”的寄生虫盘踞高位，“不容许有远见卓识的人存身”，社会才智被压抑、被扼杀，造成最大浪费；奴役必然配之以愚民政策，蒙蔽“理性、机智和想象力”，不容许任何新思想冒芽。禁止言论、出版自由，实行书报检查，更要进行精神奴役，使被压迫者承认人的不平等是天然的，形成奴隶生来额头上就有“罪”字的成见。“这种成见使一方产生傲慢，使另一方产生懦弱”。人民“不敢说半个不字”，必然加剧统治者的专横和腐败；国家“剪掉了理智的翅膀”不可能飞向昌明的高空。

思考之四：有没有仁慈善良的地主？《戈罗德尼亚》回答了这个问题。

问题。作者原先对地主贵族阶级抱有幻想，呼吁他们“觉醒吧，迷途的人们！软下心来吧，残忍的人们！砸碎你们同胞身上的镣铐，打开奴隶的监狱，让你们的同类也能享受共同生活的欢乐”。但，这类话是打不动既得利益者贪婪残忍的心的。《铜村》揭示地主的人性被扭曲，天良丧尽，竟公开拍卖对自己家里有过救命之恩、哺育之恩的一家农奴6人。这节的结论是：“休想期待他们会主张自由，只能指望沉重的奴役产生自由。”这意思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改良是行不通的。奴役无限加剧，“暴政达到极限，就不自觉地把毒箭射进自己的心窝，残酷的迫害会导致平等的复活”。

思考之五：俄罗斯解放之路该怎么走，走向哪里？作者接受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的观念，坚持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人与人是平等的；权力产生于社会共同制订、遵守的契约的基础上，根据这公约，公众和个体无一例外地要服从共同的法律，自愿限制本身的自由。为此，他以自由、平等、博爱观念晓谕地主贵族，向他们陈述奴役制的弊害，并以农民的讨还血债相威胁，还设计了废除农奴制的步骤，“首先废除家奴制”，“下一步就要完全废除农奴制”。但是，这等于与虎谋皮，统治者不但不会自动放弃权力，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榨取和奴役，直至逼使愚昧化的农民“除了杀死统治者，想不出别的办法”。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作者的认识也随之提高，公开号召农民揭竿而起，欢呼造反暴动，期待着“战斗的队伍风起云涌，希望武装了所有的人，人人争用沙皇的鲜血，把自己的耻辱洗尽。我看到处处是刀光剑影……被束缚的人民……把沙皇带上断头台处刑”。摧毁旧的专制制度之后建立什么？“我们火热的心向往着你啊，著名的国家！你曾被压得弯腰曲背，……如今你在狂欢，我们还在苦恼，我们也渴望这一天早日来到，你的榜样为我们树立了目标。”他“向往”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那“著名的国家”就是美国。如果说这里没有点明，请看另一处写革命军起义的文字：“一支军队为消灭暴行而打仗……每个战士都乐

意去光荣地牺牲。啊，坚定的士兵，你从来战无不胜，你的领袖是自由、华盛顿。”建立民主共和制，这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思想。同时的某些西欧思想家只主张开明的君主制，晚出的俄国一些思想家只主张君主立宪制，18世纪的拉季舍夫的思想远远超越了他们，这便是他深切忧国忧民所达到的思想高度。

拉季舍夫带着忧乐关天下的悲悯情怀和救民水火的非凡气概写下了这本《旅行记》，在记人记事中展开思考，指出了造成社会衰败的根本原因是专制农奴制，指出了扫除农奴制的根本出路是人民起义。这样，这部“忧思录”又成了“启示录”。它有政论的卓见高识，锋芒犀利，又有抒情诗的激情迸涌，撼人心魄。它的高度思想水平和巨大的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赢得了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俄国文学的发展从此和解放运动的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包括普希金在内的一代代忧民忧国的俄罗斯作家无不从拉季舍夫的书中获得教益。（原题：奴役与腐败：俄国忧思录——读《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

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

任子峰

从1823年5月到1831年秋，伟大的俄国民族诗人普希金（1799—1837）用了8年多的时间，写成了他的代表作——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对这部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首先我们在《奥涅金》中看到一幅描绘俄罗斯社会的诗的图画，并且选取了这社会发展中最有意义的一段时期。”他称这部诗作是“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和最富有人民性的作品”。（本篇所有评论引文均见《俄国批评界中的普希金》，1953年俄文

版)诗人以精湛的现实主义艺术手法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表达了那个时代俄罗斯青年的思想和苦闷,探求和觉醒,不幸和悲剧,并且通过人物的生活和遭遇,展现了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揭示了沙皇专制制度下俄国社会生活的种种矛盾和丑恶,使《奥涅金》成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对当时和以后的俄罗斯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部作品的中心人物是贵族青年奥涅金。在这个人物身上,诗人极为准确地概括了19世纪二、三十年代贵族进步青年的思想面貌,表现了他们强的和弱的方面。

第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奥涅金是俄国上流社会典型的花花公子。他成天出入于宴会、舞会、剧院之中,纵情享乐,通宵达旦。但是,历史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俄国社会尽管处在专制农奴制的重压之下,也不会永远停滞不前。时代前进的脚步声最终惊扰了贵族青年的酣梦,一些有头脑的青年觉醒了,他们不再满足于贵族社会那种浮华、空虚的生活。“谁生活过而且思想过,谁就不能不从心里轻蔑人们”(本篇所有作品引文均引自吕莹译《叶甫盖尼·奥涅金》,1954年版),就不能不对腐败的上流社会感到厌恶。和少数贵族青年一样,奥涅金终于开始以怀疑、批判的目光看待周围的世界。

奥涅金对贵族上流社会失去了兴趣。他“摆脱了社交界的重负”,“抛弃了空虚的浮华”,他离开熙攘的城市,来到僻静的乡村,想在大自然的怀抱里重新振作起来。然而,乡村生活同样不能排遣他胸中的郁闷,他和那些庸俗、守旧的地主邻居们格格不入,只要听到他们来拜访,他就悄悄地溜走,避而不见,地主们骂他是“无知之徒”,和他断绝了来往。不论对城市贵族社会,还是对乡村地主生活,他都持一种冷漠与批判的态度。

奥涅金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接受了进步思想,他热衷于拜伦的作品,那些充满反抗精神、洋溢着自由热情的诗篇激动着他的心灵。他以敏锐、冷静的理智,用“恶毒的阴郁的警句”,嘲讽时弊;

他和他的朋友连斯基思考着，争论着。“一切都受到他们的评判”。

从奥涅金对待现实的态度来看，他头脑中已萌发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他厌弃贵族地主阶级的生活，渴望一种新的、有意义的生活。他想工作，但华而不实的贵族教育，没有给予他一点实际工作的能力，贵族阶级好逸恶劳的恶习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艰难的工作使他厌烦”。他想读书，可是读来读去，觉得“全都毫无道理”，他丢开了书本。他曾试图搞农事改革，“用轻的地租来代替古来的徭役的重负”。但他实行农事改革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没有明确目的，所以不能坚持到底。他脱离了旧的生活轨道，但又达不到新的目标，于是他苦闷、不安、郁郁寡欢，患了所谓“忧郁病”。

那么奥涅金能否成为一个贵族地主阶级的叛逆者呢？作者用贵族青年生活中最常遇到的爱情与友谊这些问题对奥涅金进行了严肃的检验，让奥涅金用行动作出回答。

在乡村，奥涅金结识了地主拉林家的长女达吉雅娜。这是一个真诚、热情、纯朴的少女，在庸碌无聊的地主家庭中，她感到孤独，“好像是一个别人家的女儿”，形成了一种内向的性格。她沉默寡言，安详文静，在她身上萌生了一种朦胧的追求新生活的愿望。因此，奥涅金豪放不羁的性格，对庸俗事物轻蔑与鄙视的态度，与众不同的讥讽，尖刻的谈吐，他思想中不时流露出来的新鲜气息，对天真幼稚的达吉雅娜有很大的吸引力，她感到奥涅金在精神上高出于一般贵族青年，她把奥涅金视为知己，以为他就是期待已久的理想的意中人，于是向奥涅金勇敢而坦率地倾诉了衷情。但是，此时的奥涅金对生活已如此厌倦，炽烈的爱情也燃烧不起他那冷若冰霜的感情。他错误地把这位少女的真情视同上层社会的“女妖”们的感情冲动；他更不愿意用家庭生活、丈夫的义务与责任把自己束缚起来，正像他后来给达吉雅娜的信中所承认的：“我不想失去自己的令人讨厌的自由。”于是，他用冠冕堂皇的词句拒绝了达吉雅娜。这不仅反映了他心灵的空虚，而且暴露了他自私的本性，他

只想到个人的自由，全不关心他人的幸福。

几年后，奥涅金和达吉雅娜重逢。达吉雅娜已经不是天真幼稚的乡村姑娘了，她嫁给了一位将军，成了彼得堡上流社会一位雍容娴雅、众人倾慕的贵妇人。这时，奥涅金却疯狂地爱上了她。人们不禁要问：这种前后矛盾的举动该如何解释？奥涅金可能看到，在上流社会中，和那些忸怩作态、卖弄风情的女人们比较起来，达吉雅娜如鹤立鸡群，不同凡响，她沉静、质朴、仪态万方，谁也不能在她身上找到那种“叫做俗气的东西”。看到达吉雅娜这些美好的品质，奥涅金确实感动了，于是狂热地爱上了她。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奥涅金的热情中还夹杂着卑琐的虚荣心，对他来说，“不经过奋斗的爱情是乏味的，而达吉雅娜看来是不易被征服的。”只有征服这位“皇家的涅瓦河的难以亲近的女神”，奥涅金的虚荣心才能得到满足。这种虚荣心同样是贵族公子哥儿劣根性的表现。所以，奥涅金对爱情的拒绝与追求，都是出于利己主义的动机，证明奥涅金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

在对待友谊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暴露了奥涅金性格的矛盾。连斯基本来是他的挚友，因为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引起一场决斗。接受连斯基的挑战后，奥涅金曾感到悔恨和良心的责备，但是他屈从于贵族社会的道德偏见，害怕社会舆论的嘲笑，为了维护个人的“名誉”与“尊严”，他把友谊抛到九霄云外，把朋友的生命当做儿戏，仍然去决斗，成了连斯基悲剧命运的直接制造者。这件事也暴露了奥涅金的唯我主义的灵魂。

以上两件事是奥涅金性格发展中的关键事件，也是检验他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平的试金石。奥涅金的实际行动证明：虽然他鄙弃贵族地主阶级的庸俗、污浊的生活，希图寻求一条新的生活道路，但是这个阶级的利己主义、追逐虚荣等道德观念又像无形的枷锁牢牢地禁锢着他，使他无法挣脱，最终他还是屈服，还是按照贵族阶级的道德原则行事，因此，他不能成为一个本阶级的真正叛逆

者。

纵观奥涅金的人生道路，可以看到他复杂的性格矛盾如何统一于一身：他出身于贵族，从小受到贵族教育的熏陶，但他厌恶贵族社会；他不愿和贵族社会同流合污，但又无力跳出这个环境，因为他与人民相距甚远；他鄙视贵族社会的庸俗和伪善，但又不能挣脱这个社会的习惯和偏见的羁绊；他本不愿意虚度一生，但又盲无生活目标，不知道需要什么，追求什么，结果是庸庸碌碌，毫无作为；他头脑聪颖，自视甚高，但又缺乏行动的毅力和认真工作的习惯，他只能是一个“聪明的废物”；他不满意别人，同时也不满意自己……。这就是奥涅金复杂的性格特点。俄罗斯文学中把奥涅金一类的人物称为“多余人”。普希金以后，俄国作家又创造了一系列“多余人”的形象，组成了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的画廊，奥涅金则是这个画廊中的第一人。

奥涅金的形象决不是作者的向壁虚构，而是一个社会典型，是整整一代青年的肖像。所以这个形象一出现，就使人觉得似曾相识。赫尔岑说：“奥涅金是俄罗斯的……人们每走一步都会碰上他。”他甚至说：“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是奥涅金。”

1812年的卫国战争促进了俄国社会的觉醒，1825年发生了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十二月党人的武装起义。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俄国历史进入了尼古拉一世的黑暗统治时期。贵族革命者被镇压下去，新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尚未兴起，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期，社会上夜气如磐，黑暗而沉闷。贵族青年中的右翼悲观消极，颓靡堕落，有的甚至敌视一切进步活动，甘心充当反动统治者的奴才与走狗；在进步的贵族青年中，也只有少数人继承十二月党人的传统，继续鼓吹革命；大部分人则徘徊、犹豫，他们愤世嫉俗，否定现实，但又缺乏坚定的革命决心和信心，看不到变革现实的道路，他们不甘沉沦，又不能投入人民的怀抱，他们在生活中找不到位置，精神上无所寄托。奥涅金就是这后一类贵族青年的真实写照。他